

洪秀全演義

江苏人民出版社

洪秀全演义

黄小配

2012.12

江苏人民出版社

洪秀全演义

【清】黄小配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7.375 插页2 字数385,000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书号：10100·441

定价：1.27元

出版说明

《洪秀全演义》是清末黄小配没有写完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共五十四回。黄小配（1872——1913）是广东番禺人，又名世仲，笔名黄帝苗裔。他是早期“同盟会”的会员，辛亥革命前在香港和广东地区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工作，主编过“同盟会”的报纸，一九一三年，被广东军阀陈炯明杀害。他的作品除《洪秀全演义》外，还有《宦海升沉录》、《大马扁》等。

《洪秀全演义》写的是太平天国的历史题材，但作者的目的不在历史的叙述，而是用以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者在这部小说中驳斥了清政府对太平天国的污蔑，并且表彰了历史上那些“为种族争，为国民死”的英雄人物。这是直接为当时武装反清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服务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洪秀全演义》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这次农民起义的本来面貌，在一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描述上，也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把烧炭工人杨秀清写成出身于大乡绅大地主，办团练、出资产帮助洪秀全革命；一八五六年天京发生的流血惨案，写成是韦昌辉发现杨秀清怀有异志，准备投敌，于是先一步刺杀了杨秀清，消除了内部的隐患等，这显然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再者，书中对曾国藩、向荣等刽子手的描写，抱着客观主义的错误态度。这些都是作品中明显的局限。

然而，尽管《洪秀全演义》存在着上述种种不足和局

限，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塑造太平天国革命英雄形象等方面，仍有它的特色，值得一读。

我们这次重印的《洪秀全演义》，是根据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的一九三六年版本排印。为了保持原书的风貌，除对书中错别字和标点略作校正外，均一仍其旧。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五日

洪秀全演义序

演义之萌芽，盖远起于战国；今观晚周诸子说上世故事，多根本经典，而以己意饰增，或言或事，率多数倍。若《六韜》之出于太公，则演其事者也；若《素问》之托于歧伯，则演其言者也。演言者，宋明诸儒因之为《大学》衍表；演事者，则小说家之能事。根据旧史，观其会通，察其情伪，推己意以明古人之用心，而附之以街谈巷议，亦使田家妇子知有秦汉至今帝王将相之业。不然，则中夏齐民之不知故国，将与印度同列。然则演事者虽多皮傅，而存古之功亦大矣！

禺山世次郎作《洪秀全演义》，盖比物斯志者也。余维满洲入踞中国全土，且三百年；自郑氏亡而伪业定，其间非无故家遗民推刃致果，然不能声罪以彰讨伐，虏未大创，旋踵即仆，微洪王，则三才毁而九法斲。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旗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其时朝政虽粗略未具，而人物方略，多可观者。若石达开、林启荣、李秀成之徒，方之徐达、常遇春，当有过之。《虏廷官书》虽载，既非翔实，盗憎主人，又时以恶言相诋。近时始有蒐集故事，为《太平天国战史》者，文辞骏骤，庶足以发潜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细人所识。夫国家种族之事，闻者愈多，则兴起者愈广。诸葛武侯、岳鄂王事，牧猪奴皆知之，正赖演义为之宣昭令闻。次郎为此，其遗事既得之故老，文亦适俗。自兹以往，余知尊念洪王者，当与尊念岳、葛二公相等。昔人有言：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洪王朽矣，亦思复有洪王作也！

丙午九月。章炳麟序。

目 录

- 第 一 回 穆彰阿惑主害青宫 钱东平访贤游幕府 1
- 第 二 回 会深山群英结大义 游督幕智士释豪商 8
- 第 三 回 发伊犁钱东平充军 入广西洪秀全传道 16
- 第 四 回 闹教堂巧遇胡以晃 论嘉禾计赚杨秀清 25
- 第 五 回 杨秀清初进团练局 洪秀全失陷桂平牢 33
- 第 六 回 罗大纲皈依拜上帝 韦昌辉乘醉杀婆娘 40
- 第 七 回 韦昌辉义释洪秀全 冯云山联合保良会 51
- 第 八 回 冯云山夜走贵县 洪秀全起义金田 60
- 第 九 回 劫知县智穷石达开 渡斜口计斩乌兰泰 68
- 第 十 回 洪仁发误走张嘉祥 钱东平重会胡元炜 77
- 第 十 一 回 萧朝贵计劫梧州关 冯云山尽节全州道 87
- 第 十 二 回 洪秀全议弃桂林郡 钱东平智败向提台 98
- 第 十 三 回 张国梁背义加官 赛尚阿单骑逃命 109
- 第 十 四 回 李秀成百骑下柳郡 石达开传檄震湖南 117
- 第 十 五 回 胡林翼冷笑掷兵书 曾国藩遵旨兴团练 127

第十六回	洪宣娇痛哭萧朝贵	钱东平大破曾国藩	135
第十七回	彭玉麟恤情赠军饷	郭嵩焘献策创水师	145
第十八回	左宗棠应聘入抚院	洪天王改元续汉统	155
第十九回	封王位洪秀全拒谏	火汉阳曾天养鏖兵	162
第二十回	向荣大战武昌城	钱江独进兴王策	170
第二十一回	洪天王开科修制度	汤总兵绝命赋诗词	181
第二十二回	向荣怒斥陆建瀛	钱江计斩蒋文庆	193
第二十三回	勇鲍超独救江忠源	智钱江夜赚吴观察	202
第二十四回	萧王妃夺旗镇江城	洪秀全定鼎金陵郡	210
第二十五回	李秀成平定南康城	杨秀清败走武昌府	222
第二十六回	攻岳州智劫胡林翼	入庐郡赚斩江忠源	234
第二十七回	李秀成两夺汉阳城	林凤翔大战扬州府	242
第二十八回	林凤翔夜夺扬州府	韦昌辉怒杀杨秀清	251
第二十九回	钱东平挥泪送翼王	林凤翔定计取淮郡	261
第三十回	石达开诗退曾国藩	李秀成计破胡林翼	273
第三十一回	韦昌辉刎颈答钱江	李鸿章单骑谒曾帅	282
第三十二回	谭绍光败走武昌城	钱东平遁迹峨嵋岭	291
第三十三回	李秀成一计下江苏	林凤翔十日平九郡	300
第三十四回	林凤翔大破讷丞相	李开芳再夺卫辉城	308
第三十五回	李秀成出师镇淮郡	林凤翔败走陷天津	316

第三十六回	完大节三将归神 拔九江天王用武·····	326
第三十七回	陈英王平定九江地 刘丽川智取上海城·····	337
第三十八回	取桐城陈其芒鏖兵 奉朝旨左宗棠拜将·····	344
第三十九回	向军门败死丹阳城 胡林翼窥复武昌城·····	353
第四十回	罗泽南走死兴国州 罗大纲夜夺扬州府·····	365
第四十一回	李忠王定计复武昌 陈玉成弃财破胜保·····	374
第四十二回	守六合温绍原尽忠 战许湾鲍春霆奏捷·····	383
第四十三回	金陵城大开男女科 李秀成义葬王巡抚·····	398
第四十四回	张国梁投歿丹阳河 周天受战死宁国府·····	411
第四十五回	陈玉成大战蕲水城 杨制台败走黄梅县·····	424
第四十六回	李秀成义释赵景贤 林启容大破塔齐布·····	435
第四十七回	曾国藩会兴五路兵 林启容尽节九江府·····	445
第四十八回	虎龙战大破陈玉成 官胡兵会收武昌府·····	463
第四十九回	救九江曾国荃出身 战三河李续宾殒命·····	481
第五十回	战桐城忠王却鲍超 下浦口玉成破胜保·····	497
第五十一回	何信义议献江苏城 石达开大战衡州府·····	509
第五十二回	李孟群战死庐州城 左宗棠报捷浮梁县·····	519
第五十三回	雷正瑄密札访钱江 杨辅清匿兵破庆瑞·····	530
第五十四回	破曾军魏超成陷广信 降胜保李昭寿献滁州·····	538

第一回 穆彰阿惑主害青宫

钱东平访贤游幕府

诗曰：汉家正统自英雄，百战如何转眼空？凭吊金陵天子气，啼痕犹洒杜鹃红！

话说天下治乱之机，自三代而后，异族凭陵中国，已非一日。汉高斩蛇起义，六年间摧倒嬴秦，奠定基业。四百年后，魏晋十六国，蹂躏西北一带。传至六朝，始得唐高扫除梟獍，汉家种族，重见光明。及五代年间，异族相互割据，把中原土地，瓜分鱼烂；虽得宋太祖洗净蛮氛，不料百年来，金人入寇，仅得南渡半壁偏安。未几蒙古乘宋室颓弱，入主神州，礼义冠裳，从此毁灭。犹幸胡虏无百年之运，果然明太祖崛起草茅，光复中国。传至二百馀年，那些卖国之徒，如吴三桂、洪承畴等辈，或开门揖盗，或迎降新主，便把好端端的二万里河山，奉送他人手里去；这皇汉的帝位，就让满洲人种做起来了。自从顺治入关，历至道光时代，这百年来五传皇帝，倒知得纍承祖宗基业，把专制汉族同胞的法度，却布得铁桶相似。那时虽有热心志士，谋复祖国，却无从下手。不料道光晚年，上下溺于晏安，外国纷纷侵伐，以至朝政日非，满人家事，遂不可问矣。话休烦絮，且说道光登位，至二十年来，外患渐渐吃紧起来；这时宠任一位丞相，名唤穆彰阿，这人本是个宗室人氏，专一揽权结党，把门生故吏布满朝廷，性又嗜杀。常说道：“古人说的‘辟以止

辟’，是很有道理的；不是这样，怎能穀威挟下民？”以故他管理刑部时，杀人倒不下万数。当时童谣说：“生不见穆相彰阿，死不见五殿阎罗。”这两句话，京中倒传作一般佳话了。大小官吏，那个不晓得他的凶狠？只是一般趋炎附势的，那敢个道他长短的一句话来？单说那道光皇帝驾下一个太子，单讳一个珽字，生得面如冠玉，唇若涂朱，品格纯良，性情聪敏。看见穆彰阿的举动，早有七分不快，只碍父皇脸上，也不敢认真发作！那日合当有事，太子珽却在宫门散步，正见穆彰阿，独自进宫来；太子便立在宫门，要看穆相怎生区处？穆彰阿见了太子，本不欲再进宫门，欲退步又恐像个怪僻的行径。只得趋行几步，向太子屈着半膝儿，请个大安。太子说道：“不劳丞相这般礼数；但身居宰辅，掌执钧衡，苟能顾念国家，是万幸了！”穆相本是个乖觉的人，听太子说到这话，已猜着几分用意；只是怎能发作？忙的改颜谢罪。那太子也没得可说，忙让开几步，穆彰阿便进宫里来；肚子里怀着鬼胎，被太子抢白几句，如何忍得？恨不得中伤太子，好拔了眼前钉刺。当下见了道光皇帝，请了一个安，故意露出满脸愁容。道光皇帝看了这样，便问道：“看卿家脸上，似十分纳闷了，可不是军机里面有了意外事情吗？”穆相答道：“仗陛下神圣，四海安甯，那有意外？只心里横着一点下情，臣昧死不敢奏知陛下。”道光皇帝笑道：“这又奇了，朕与卿乃是鱼水君臣，那话说不出，有话只管说便是！”那穆相听了，忙跪下假意哭着奏道：“臣该万死，自从那日见太子在宫外游荡，老臣已回避，不敢说别的话；只后来又见着了数次，试想太子正位青宫，常常出外游荡，成个什么体统？老臣念陛下恩眷隆重，顾不得嫌疑，曾劝谏了几句，怎想太子便怀着恨，常说道：‘不除了老臣，

誓不甘休！’方才在宫门见了老臣，早把老臣骂了一顿。陛下试想，老臣何敢和太子作对？就请纳还冠履，容老臣解职回旗罢了。”那道光皇帝听罢，正是无明火起三千丈，大骂道：“逆子如此无礼，朕倒有主意了！卿家且起来坐地。”穆相连连便谢恩，站起来，道光皇帝又说道：“卿的委曲，朕已知道，今且放心，休作辞职的话了！”穆相又再谢恩，复说些闲话，便辞出宫来。道光皇帝立刻传太子璉入宫问话，那太子闻得父皇宣召，急忙进来。只见道光皇帝怒犹未息，脸上带了二分红，三分青，五分黑。太子摸不着头脑，战战兢兢的，前行数步，请安后，正欲有言。只见道光帝喝了一声骂道：“你却干得好事！”太子急谢道：“儿干了什么事？望父皇明白教训！”道光帝道：“你可省得常常私出宫门外游荡，被穆相劝谏了几会，你便含恨起来；为着一己私意，倒要谋害一个大臣，是什么原故？”太子听到这话，早猜着九分，便奏道：“那有此事？只是儿见穆相欺君罔上，擅国专权，方才在宫门责他几句，是真的。”说犹未了，道光帝越加忿怒，因平时把穆相作个柱石良臣，十分宠幸的。今见太子说他欺君罔上，擅国专权八个字，如何忍得住？登时愤火中烧，立起来飞起一脚，那脚不高不低，恰踢在膀胱上下，那太子“唉哟”一声，眼儿反了，面儿白了，气儿喘了，喉儿响了，身儿浮了，脚儿软了，仰身倒在地下，眼见是没了！原来道光帝平时在宫里，终日练习拳棒的，这回飞脚，等闲的也近他不得！那太子本是个青春年少，体魄未坚，怎挨得住？以故登时一命呜呼。道光帝急用手在太子胸前一按，觉得冰也似的，没点气息，心上倒有点悔意；奈已死不能复生，只暗地里洒几点泪。又忖道：“好端端的一个太子，把来踢死，怕天下臣民知道，也不好

看。”急急命宫人埋殓，不许声张！只道太子暴病死去的，好歹掩住臣民耳目。还亏那太子生身皇后，早经亡过，再没有人说别的话。越日便降了一道谕旨，说出无数哀痛的话。赐太子一个庙讳，唤做端慧两个字。自古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京中大小官员，都知道太子死得无端，纷纷议论。加之军机衙门，紧靠内廷，宫监常常穿插，你言我语，便把踢死太子的原故泄出来。那些军机衙里知道，独自碍着穆相，也不敢说出；只是退值之后，对着家人，少不免拿着新闻一般来议论。一传十，十传百，果然数日间，那踢死太子的一点消息，京中上上下下，倒传遍了。都说道：

“好端端的太子，把来踢死，这还了得！”况且京城中人，没有一个不怨恨穆相的，那里禁得民间口舌？还不免多加几句。初时犹是京里纷纷传说，渐渐十八省内，都知道这一点事了。这时便恼出一位英雄。这人姓钱名江表字东平，本贯浙江省归安人氏。少失怙恃，依其叔父钱宏作生活。钱江五岁，叔父教他上学，聪颖非常；九岁下笔成文，兼有舌辩，宾客满座，无有能难他者。叔父常说道：“此正是吾家千里驹，他日光宗耀祖，也不难也。”钱江急应道：“大丈夫作非常事业，成的救国安民，败的灭门绝户，也不能计得许多；若单靠光宗耀祖是小觑侄儿了。”以故众人听他一番议论，莫不称奇。既长，诸子百家，六韬三略，兼及兵刑钱谷，天文地理诸书，无所不读。时扬州魏平任归安令，闻江名，以书召之。江得书大笑道：“江岂是为鼠辈作牛马的人吗？”遂以书绝之！及道光帝踢死太子的消息，传到归安，这时钱江年已二十四岁，闻之慨然叹道：“君臣父子，伦常紊乱，岂是励精图治的人？天下将有大变了。”自此遂沉机观变，苦心向学。又数年，正是道光二十九年时候，两广

一带贼盗四起，如罗大纲、大鲤鱼、陈金刚等，纷纷起事；至少亦聚众数千。小则打劫村舍，大则割据城池；那些官僚，都畏罪不敢奏报。钱江看到这机会便道：“今天下大势，趋于东南，珠江流域，必有兴者，此吾脱颖时矣！”可巧这时钱宏已经弃世，钱江遂舍家游粤，寓于旅邸。适故人张尚举署花县知县，闻江至大喜道，“东平不世才，本官当以礼聘他，何愁县里不治？”说罢！便挥函聘江。江暗忖道：“花县区区百里，怎能敷施展？只是凭这一处栖身，徐徐访求豪杰，也是不错。”想了一会，便回书应允。还亏这花县离省治不远，越日随至花县投谒张令，张令降阶相迎！即执着钱江手说道：“故人不远千里，枉顾敝县，增光不少。惜足下非百里之才，还恐枳棘丛中，非栖凤凰之所；只是凭这一席地，徐待事机罢了。”江听罢答道：“小可钱江，有甚大志？烦故人这般过誉，惭愧难当！但既不弃，愿竭微劳足矣。”张令大喜，钱江遂留县署中，一应公事，张令都听他决断。真是案无留牒，狱无冤刑，民心大悦。钱江每日闲暇，或研习兵书，或玩游山水，已非一日。那日正游至附近一个小山上，正当七月时候，天气尚在炎热；钱江独行无伴，便小憩林下。正见一书生迎面而来，头上束着儒巾，身穿一件机白麻布长衣，下穿一条元青亮纱套套子，脚登一对薄皮底布面鞋，年约三十来岁，眉清目秀，仪容俊美，把钱江估量一番，便作揖说道：“看先生不像本处人氏，却独自游到这里，可不是堪舆大家，讲青乌寻龙穴的么？”钱江道：“某志不在此，自古道‘地灵人自杰’，讲甚么真龙正穴；足下达人，何也一般迷信呢？”那人急谢道：“小弟见不及此，才闻高论，大歉于心，请问足下贵姓尊名？那里人氏？”钱江答道：“某姓钱名江号东平，浙江人。”那人又问道：“可是县里

张老爷的幕府么？”钱江道：“是。”那人纳头便拜，欢喜说道：“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仰慕已久，幸会幸会。”钱江即回礼道：“小可钱江，却劳老兄如此敬爱，请问先生上姓尊名？”那人答道：“小弟姓冯，单名一个逵字，别号云山；向在山中念书，近闻先生不求仕进，却到敝县管理刑名，人民悦服，此实敝邑之幸！可惜无门拜谒，今日相遇，良非偶然。请假一席地，少谈衷曲，开弟愚昧，实为万幸！”钱江听罢，暗忖这人气宇非凡，谈吐风雅，倒把人民两字，记在心中，料不是等闲的，正要乘机打动他。便答道：“不虞之誉，君子羞之，老兄休得过奖；倘不嫌鄙陋，就此坐地谈心亦何妨？”冯逵大喜，便践草坐地。钱江假着问道：“方今天下多故，正豪杰出头的时候；老兄高才，却不寻个机会出身，这是什么原故呢？”冯逵答道：“先生说的虽是，叵奈鞑鞑盘踞中原，大丈夫昂昂七尺，怎忍赧颜北面称臣？故隐居于此，愿先生有以教之！”钱江见他说出此话，正要试他。便道：“足下志量，令人钦佩，只是鞑鞑盘踞中原，二百年矣！君臣既有定分，足下反以雠储视之，岂不大谬？”冯逵听到这话，不觉怒道：“种族之界不辨，非丈夫也！某以先生为汉子，聊以直言相告，何反作一般忘国事仇的见识？倒说出无耻的这话来，先生休矣！”言罢，拂衣便去。钱江仰面哈哈大笑。冯逵回首道：“先生笑怎的？”钱江道：“非笑足下！还笑何人？”冯逵道：“某有何可笑？任先生是县里府里，拿某作个不道理人，市场丧首，牢狱沉冤，誓不悔也。”钱江越笑道：“试问足下有几个头颅，能够死得几次？纵有此志，倒不宜轻易说此话！弟若忘国事仇，今日当不到此地了。方才片言相试，何便愤怒起来呢？”冯逵急谢道：“原来先生倒是同情，不过以言相

试；某一时愚昧，冒犯钧威，望乞恕罪！”钱江听了，便再请冯逵坐下，随说道：“足下志气则有馀，还欠些修养！俗语说得好，‘逢人只说三分话，路上须防人不仁！’足下方才这话，幸撞着小弟的耳朵里，若遇了别人，是大不了的！须知此事，非同小可！成则定国安民，败则灭门绝户，事机不密，徒害其身。死也不打紧，只恐人心从此害怕；那鞑靼盘踞中原，又不知更历几百年了！”冯逵道：“先生之言甚善！但某见非我族类，却要来踞我河山，不免心胆俱裂；窃不量力，欲为祖国图个光复，只救国有心，济时无术，若得先生指示前途，愿随左右，以供驱策！但恐鞑靼根深蒂固，不易摇动，馀外并无他虑，不知先生以为何如？”钱江又答道：“足下休惊！胡虏气数将尽矣。”冯逵大喜问道：“先生何以见之？”钱江听罢，便不慌不忙的说出来，管教：坐地谈心，定下惊天事业；深山访主，遭逢命世英雄。要知钱江说出什么话来，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会深山群英结大义 游督幕智士释豪商

话说当时钱江说出胡虏气数将尽，冯遼不胜之喜，便问钱江怎的见得？钱江答道：“自古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方今满帝无道，踢死青宫，信任嬖臣，烟尘四起，活似个亡国样子。且近年来，黄河决溃，长安城门无故自崩，水旱瘟疫，遍于各地，皆不祥之兆。谋复祖国，此其时矣！两年前，浙江童谣说道：‘三十刀兵动八方，天呼地号没处藏，安排白马接红羊，十二英雄势莫当。’据童谣看，第一句三十刀兵动八方，明年正是道光三十年，这时定然刀兵大起的了。第二句见得这次干戈声势，非同小可，末二句便是有英雄崛起的意思了。某前者夜观乾象，见南方旺气正盛。将星聚于桂林，他日广西一带豪杰不少。足下既有这等大志，自今以后，物色英雄，密图大事，若徒把这一般话，挂在口头，虽日日愤激，怎能济事？某此行不远千里，来到贵省，正为此意。若不是这样，彼区区一县令的幕府，怎能笼络鄙人呢？”冯遼听那一席话，便道：“先生天人，令冯某佩服不止！自今以后，愿不时教诲为幸！”钱江道：“休说小弟夸奖，若有机会成就，这一件事，不过如探囊取物！不知足下在广东曾得有可以同事的人否？”冯遼道：“同志中人，本不易得，所见有洪秀全者，真英雄也。此人就是本县人氏，器量宽洪，确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